

映泉著

百年

尷尬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

百年尷尬

映泉著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百年尴尬

映泉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75印张 3插页 307千字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250册

ISBN 7-5059-0120-6/I·83 定价：3.50元



作者近照

上 部

序 幕

一条沮河横贯南北，它左盘右绕，划出了一片片肥沃的土地。一块块田畈被人占领，便有了姓氏：赵家畈、钱家畈、孙家畈、李家畈……。一条条大小不等的小河小溪从山里流出来，汇入沮河。那些小山冲也被人占领，便也有了姓氏：周家冲、吴家冲、郑家冲、王家冲……。土地有旱田水田之分。同是水田，也有畈田冲田之别。畈田是引河水灌溉的，叫河水田，或“活水田”；冲田是靠堰塘积雨水灌溉的，叫冷水田，或“死水田”。河水田基本上是旱涝保收，产量也高，因而沮河两岸的居民较之山冲里的人富庶得多。常听那些匠人艺人教弟子时说：“好好学吧，有了这身功夫，抵买二十亩河水田！”可见，土地是活命之本，河水田简直胜过了金山银山。金山银山也可以搬动，而河水田却永远有取不尽的财富。人人都想获得一片这样的土地，于是便有了争斗，有了掠夺，有了血和泪。

河水要改道，冲垮了上游东岸，让出了下游西岸，便有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。水冲出了金银铜钱，冲出了铜剑小陶罐，得金钱的发个小财，捡到铜剑和小罐的免不了要沉思。多少年前，这块土地上就开始了创造和厮杀。倘若把这些东西拿到火笼边展示，胡子最长的老汉或皱纹最多的老太，便会

借题发挥，讲出许多他们耳闻目睹的往事。原来这田畈的姓氏也跟河道一样，也在悄悄地变动着，所谓“千年地、八百主”是也。譬如赵家畈，几十年前并不姓赵，而是百家姓上另一个字。

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戏吟一副对联：“田当棋盘人当子，无人不下；命如蓬船运如水，有运才行。”运，也有人作了比喻，它象一座大磨，在悄悄地走，悄悄地转，来了，又去了，去了，还来的。河水呜呜咽咽，唱的就是命运之歌。

于是晚辈人惶悚。那声音的确象哭。

赵家接媳妇，牵动了一世界人。

上半县的首户，灯笼镇的柳经天派他的大儿子送来了贺礼。下半县的首户，有枪有人的陈雨亭派他的兄弟前来祝贺，大刀会主派来六名兄弟帮忙，壮大了声威。县里的大户们，也送来了各种礼物。有这么多人出动，其他一些中小富户们马上嗅出赵家要红火了，也争着前来送礼。轿子骡马，把好几亩地的大稻场占满了。

赵家房子去年才落成。它象一只鹰，一只飞翔的鹰。从大门进去，一连三个天井，四个正厅，六间厢房，八间正房；每个天井边各有一条巷道左右延伸，伸进了两边的偏房；偏房外侧还有耳房，象鹰撒开的翅膀。

所有的门都大开着，每道门上有两个穿着整齐的人把守着；每个正厅都挂着大灯笼；每道门上都挂着黑底金字的大匾；后厅供祖宗牌位，挂了一层又一层的彩色绸缎；供桌上摆着四只半人高的美人肩大瓷瓶；八只大蜡烛，每只足有斤把重；新房里更是布置得富丽堂皇……一切一切，都说明赵家运

来了。

在这喜庆日子里，人们感兴趣的不是新娘子，而是赵家老祖宗朱老太。她原是如今正走下坡路的朱家小姐，当年出嫁，赵家也不过是个能得温饱的举人。生了三个儿子，举人就过世了，由她持家。她让老大管地，让老二做生意，有了钱就再买地；老三读书当了官，一家就这样起来了。

娶亲的是她的小孙子，赵和昌。朱老太儿子们是“中”字辈：中发、中盛、中鼎。中发已经有了孙子，中盛一家在外。赵和昌是在外当官的中鼎的大儿子，今年十八岁，知书识礼，眉清目秀。中鼎当官在外，赵和昌在家跟着祖母，祖母就为他定了这门好亲。

媳妇姓何，是赵家贩一位教书先生的女儿。何先生不穷，但也不富，有几亩田，靠几位付不起学钱的学生家长为他耕种收割。他是个读书人，女儿从小就看书记字，便成了赵家贩的女秀才，加上她漂亮端庄，很得朱老太欢心。何小姐还会绣，那枕头帐帘门帘，都是她亲手绣的，提前搬来挂上，让人称羡不已。

赵家贩每家都出人帮忙，出嘴吃饭。

朱老太坐在后天井边的租房里，跟女眷们说话。一声号响，接着鞭炮飞炸，鼓乐齐鸣，大轿到了门口，新人进门来了。新人被众家姐妹扶着往里走，这边，女眷们便拥出了朱老太。

原来老太太是位极俭朴的人。她穿着干净的粗布衣裳，裙边和鞋都没有绣花，耳朵上没有耳环，满头银发上也无首饰，拄一根枣木棍，也没有上漆。满屋子上下，就她老人家最节俭，跟那一群珠光宝气的女眷们比较，简直就是天上地下，更不用说跟新娘子比了。

恰好这身素打扮，让远近客人惊叹夸赞。

人们将她扶到祖宗的牌位旁，斜放了一把太师椅，请她坐着，接受一对新人跪拜。

人头攒动，灯火辉煌，鼓乐声声，儿孙满堂。老太太望着她辛苦创立的家业已如此红火，喜得满面红光。在新人向她跪下去的时候，她站立起来，放声大笑，然后跌坐在太师椅上。大家以为老太太高兴得不能自己，吹喇叭敲锣鼓的更加起劲，放鞭炮的多点燃几挂，知客先生更放大了嗓门儿。

等鞭炮的烟雾消散，女眷们才发现，老太太已经气绝身亡了。她心满意足地去了。

喜事没办完，改办丧事。不消一个时辰，花花绿绿的颜色没有了，里外换成了白色和黑色。喇叭还在吹，吹的是安魂曲；锣鼓还在打，打的是丧鼓；鞭炮还在放，却伴和着一片哭声……。

第一章

一

何狗子挑着少爷的箱子被子走进一间房，一歇下，汗就向外冒，迅速湿了小褂和裤子。他将没袖子的小褂脱下来一拧，就拧出一把水来。

“哎哎哎！”穿绸褂的赵平升用扇子敲敲他的背，“快穿上快穿上，这是学堂，先生看见了不得了。”

他吓得不轻，赶紧将小褂一抖，胳膊伸进了袖口。望外边，没人。几株大树无力地耸立在阳光下，树上的蝉儿叫得起劲。

赵平升说声：“你回去吧！”两个指头捏着一块洋钱，悬着。他捧起双手，那块洋钱便丢在手里。

“这么多呀！”他摊着手，客套着。

“路程还远，要买东西吃，还给你妈带点东西。我妈交代的。”

“哎！”他点下头，捏住了那块钱。“老表，要是谁欺负了你，就捎个信回去，我来收拾他。”

“胡扯！”赵平升好笑，“你以为这是放牛场，没人管呀？快滚回去吧！”

他走了。出得门来，就对洋钱吹口气，放到耳朵边听那悦耳的响声。一块洋钱，够大方的。出了学堂大门，他终于脱了小褂，露出了他的黑脊背。

肚子很饿，一条街卖东西的不少，但要把一块洋钱化整为零，有些舍不得。算了吧。四十多里路，算不了什么。爹得了水肿病，妈做得辛苦，这块洋钱拿回家对全家是个不小的安慰。

县城的景致好，但没钱就没意思。他出了县城。

顺河往上走，望见一条条船往下去。每条船上都有穿绸褂的年轻人，显然都是上学去的。看来这些学生比赵家更有钱。赵平升虽说打了伞，但四十多里路是走去的，没面子搭乘一条船，也没钱买个舱位坐坐。这么一比，一块洋钱对赵家也是合算的。

双方都合算，他不明白不合算的在什么地方。因为天下事总是有阴有阳，老爹说的。

到了芭茅草林里，他脱个赤条条，先把衣裤在水里搓搓，铺在河坝石头上晒，然后下河“通通”地爬了几个回合。一条船过来，一位小姐（或者是少奶奶）从篷里伸个粉面出来，见他是个光身子，上下黑，中间是一截白，连忙缩了回去。船过去了，那张粉面又伸了半边出来望他。他注意到了，游到浅处，猛站起来，将那玩艺儿向人家挺了挺。撑船的骂一声：“小子别走！”要跳下水来。他吓得爬上岸，抓起衣服就跑。

跑了老远，才发现人家并没有追，这才放了心。穿起短褲衩，猛想起不见了那一块洋钱，不觉头皮一阵发麻。他跌跌撞撞往回赶，却又认不出下水的地方。一丛丛的芭茅草长得一个模样，河边的卵石也一个模样。他恨不得哭。早知如此，买个粑粑吃，找回的零钱也不会全丢了。

到底没有找到。到底哭了一场。

天黑才回家。没进门就听见嚎啕大哭。头皮又一阵发麻，跑进门去，只见爹直挺挺睡在床上，穿着一新。旁边围着帮忙的左邻右舍。爹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昨晚还好好的，有病，也不会死这么快呀！

他扑过去大哭，哭爹，也哭那一块洋钱。

夜深了，人少了。母亲娘家几个帮忙的人置张桌子在死者旁边打牌。本来已不哭了的妈，这时候又号哭起来，将桌子掀了，牌撒了一地。原来老爹病病歪歪，却老想发笔财，昨夜揣着一些零钱去赌博，碰碰运气。不但没赢，反而输得一塌糊涂，今早狗子送赵平升一走，人家就来端走了锅，赶走了猪，还逼着要地契。何家仅一块地，面积一亩二分。狗子爹舍不得那块田，又没别的办法，愧对妻儿，心里一急，一口痰便把他给噎死了。母亲把打牌的人认成了丈夫，便歇斯底里大发作。

帮忙的人不高兴，走了。

天太热，死人必须明天埋，不然就要臭。没人了，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他说：

“狗子，儿呀！你爹一时鬼迷心窍，走了这条路，害他自个儿，也害我们母子。我找人借钱，借了一大圈，也没借到一文钱。田是我们的命，丢了怎么办？我想好了，求他们宽限到年底，我们只好给人家帮工，咬住牙还赌债。你在家守着，看着老鼠，我去求人安埋……”

也不管狗子是否同意，她揩着眼睛揪着鼻子走了。

他倒不害怕，坐在椅上瞪着他爹，老觉得那肚子在不断地上涨。一灯如豆，蚊子嗡嗡，死人硬挺在门板上，鼓着肚子很有些英雄气。他拍腿子，扣膀子，到处是疙瘩。他很奇怪，怎

么蚊子不叮爹了呢？

悲痛之际，他时时要想起那块洋钱。那响声，那光泽，比爹的音容笑貌还要清晰。他弄不清让他痛苦的是爹还是洋钱。恍恍惚惚中，他看见一张漂亮的脸儿。是船上的小娘们儿。王八蛋，一块洋钱！

赵家院子一间偏房里，一群汉子在赌博。大家都光着脊背，烟雾腾腾，汗臭熏天。房子是赵和茂的。他是老三赵中鼎的小儿子。中鼎有儿子四个：和昌、和隆、和繁、和茂。中字辈三兄弟在朱老太死后不久就分了家，赵家院子一分为三。赵中鼎当个小官，皇帝被废，革命成功，他混不下去，就回来了。弟兄分家，又常为房子地产闹别扭，他受不了，就躲在书房不出来，成天吟诗作画练书法，一间厢房挂满了他的作品。带回一个小丫头叫春月，伺候他吃喝，给他捶背捏腿，为他牵纸研墨，也在那厢房住着，于是便有许多猜测。赵和茂敢赌，就因为春月报信。她有本事叫老爷子安睡。

春月大了，一身风骚，屋里尽是光赤膊汉子，她不在乎。一个个赌到兴头上，口出秽语，她只是吃吃地笑。烟臭汗臭，她也不管。那些汉子趁机捏一把摸一把，她也不吭声。她敞着小绸褂，酥胸上抹一块红肚兜，贴着赵和茂的后背，为他打扇，一边给他出主意。她可以望人家的牌。她轮换着给每个人做些莫名其妙的暗示，赢了的总要塞给她一些好处，她都装进挂在裤腰带上的荷包里。输了的也不怪她，她可以用她的肉体让汉子们息怒。

参战的还有老大赵中发的孙子赵平举。他跟叔叔赵和茂差不多年纪，二十郎当一条汉子。他说了媳妇，因小叔没娶亲，

他爹为讲礼性，就等着，等小叔娶亲。他的眼睛盯着小叔，巴望他快把小婢娘接进门。但赵和茂跟春月裹成一条绳，怕接了媳妇管得紧，就向侄子宣传接媳妇的坏处。叔侄俩就这样穿起了连裆裤。从他爷爷起，一门都是务农的，几十亩田经营得比当官的中鼎家好，因而可偷的钱也就比小叔多。不过小叔读书出身，脑袋灵活，牌桌上输得比他少，赢得比他多。

另几位是朱家的许家的。

朱光头是朱老太娘家的一个重孙，家境在二十年前很不错，但现在不行了。朱光头买猪卖肉，生意点在河边渡口，现在生意清淡，不到日偏就收了摊子，有时间赌博。卖不出去的猪内脏，三不知孝敬一下赵家老少，于是他就成了受欢迎的人物。

许长有是赵家贩另一个家族。不知哪一辈，姓许的到赵家贩做上门女婿，繁衍出许家一门。许家没大户，但都是聪明人，日子特别糟的没有。许长有不愿种田，愿意帮人架船放木排，下一趟沙市，口袋里就会装几个。吃喝赌完了，再出门。老婆拖个娃子种菜园喂猪，倒比种田人过得自在。赌钱他不怕，赢了白赢，输了无田抵，本来无产，也就不存在破产。其他如何跛子，朱疤子，都是一帮穷朋友，不必尽述。

正赌得王八不认得刺猬，从门外进来一个人，叫一声：“叔叔兄弟们！”就扑通跪下了。

大家吃了一吓，掉头细望，才发现是何老贵老婆许氏。许氏头上扎一块白布，叫大家有些丧气。

“起来起来，嫂子，这何必！”

大家本乡本土，往上数几辈是一家，尽管不高兴，但人家死了人，这点情谊还是要顾的。于是拉的拉，扶的扶。

春月将小褂扣拢，掩住了那一点红色。

许氏不起来，哭着哀求：“叔叔兄弟们，可怜老贵死了，他欠你们的债……”

说起债，大家都不吭声。赢家是朱疤子，他摸着他头上的一块疤，望天花板。哼！老子输了连老婆都赔，从不跟人赖帐。他不想做这份人情。

赵家叔侄也不吭声。何老贵跟赵和昌老婆何太太是叔伯兄弟，那位何太太太正派，让他们感到压抑。他们也不想帮忙说句话。

朱光头许长有也不说话。他们今天手气好，倘若建议免了这笔帐，自己赢了怎么办？

任许氏跪在地下哭。

哭得大家心里发毛，一点兴致慢慢没有了。

最后屋主赵和茂忍不住了，便说：“嫂子，赌博场里无大小，赌博桌上无情面，是大家都信守的。你这事……”

许氏擦一把泪，擤一把鼻涕，在屁股上擦擦，呜咽着说：“我不想赖账。就算你们高抬贵手，免的是债，欠的是情，总是还要还的。我只求，只求宽限到年底，把钱凑齐。若是腊月三十没钱还，正月初一封门占田我们无怨言。就一亩二分田，若是没有它，我们孤儿寡母怎么过呢？我只是要保那块田……”

大家希望许氏快走，心就活了。

“朱哥，你看呢？”赵和茂调和。

“就这样吧，朱叔？”赵平举也劝。

朱疤子只好答应：“嫂子，看在贵哥跟我们交往一场，就依你的。不过话说出口要算数。腊月三十以前我不催，息钱也

不要了。嫂子，这可以了吧？”

许氏“嘣嘣嘣”磕了三个响头。等她起来，回转身，见何狗子叉腰立在大门口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意识到他要闹事，她顺手“叭叭”两耳光，将他打了出去。

夜深了，有了些凉气。一轮月亮悬在天井上头，它的辉光泼洒下来，斜着，照着下半截窗子。正厅当板壁的一扇扇门拆了，象巨大的陷阱张着大口。

赵中鼎站在天井边，仰头望月亮，耳朵听着那边的吆喝声和哭声。儿孙不肖，这偌大的房子终究要坍塌，便有些伤感。伤感出诗，他琢磨着好句子。

月到团圆便消瘦，任尔忧愁终难留……

一声女人的浪笑打断了思路。他听出是春月的嗓音，不由自主就把这两句诗扯到了她的身上。这丫头十七八岁，这两年出落得挺有个看头，那脸和肌肤真的跟满月一样。她消瘦不知要到何年，要你愁什么？你不是早已骨瘦如柴了么？他不由哑然失笑。继而又想起自己。枉读圣贤书，什么事也干不成，上仰仗老母留下房地产，下仰仗大儿媳操持内外，想想就无脸见人。他要喝斥几个不肖子孙，一想自己无能，也就忍了。好几次要说几句感谢的话送给儿媳，也是想到自己无能，也忍了。还是作诗作画练书法正经。

过道传来很轻的脚步声，他知道是春月。但那脚步声没过来，乱纷纷在地上摩擦，夹着吃吃的笑声和挣扎声。他不动声色，静听着，一边在脑子里勾画图像。